

何侃新與倪珂蘭

邢鵬舉譯



何侃新與倪珂蘭

邢鵬舉譯

何侃生與倪珂蘭

一九三〇年四月初版

定價五角



翻譯者

邢鵬舉

發行者

上海四馬路
新月書店

獻給冰雪女士之靈

一

「何侃生與倪珂蘭」翻譯完了，
冰雪，我的愛，你也死了。

我真沒有夢想到這樣甜蜜的詩歌，
竟在生前替你預奏了一曲薤露。

二

我滿想把你比做美妙的倪珂蘭，

又怕引起了你泉下的悲哀；

而且慚愧，我怎麼夠得上那溫柔的何侃生？

除了我立刻粉身來報答你的深情。

三

幾番我忍住了滿腔的鳴咽，

抬頭去問着那殘酷的蒼天：

「爲什麼傳奇裏的戀愛總是異常的圓滿，

只有人世間的戀愛留着無限的悲哀？」

四

從今我參透了這個世界，

再不談什麼恩情和戀愛。
但願冰雪我愛在天之靈，
隨時隨地鑒看我的深心！

譯者序言

目 錄

獻給冰雪女士之靈

譯者序言

何侃生與倪珂蘭

(一)

關於歐洲中古時代的文藝作品，中國文壇上素來很少有人介紹；翻譯，那更不用說，簡直是絕不一見。一般自稱爲文壇先進的人們，他們好像中了西洋歷史家的流毒，把整個的中古時代，當做一個絕對的黑暗時期，對於那個時期的作品，大都不值一顧。自從去年梁實秋先生排除衆議，翻譯了一部「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」(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)，居然得到了意外的成功。這固然因爲梁先生是翻譯界的能手，他那

一枝又清新又流利的文筆，把一般讀者的目光，深深地吸引了。但是平心而論，中古時代的文藝產物像「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」，確是一部傑構，要是文壇上依然公認着文藝的作品是人生的表現的時候，這種作品，永遠不會消滅價值的。事實如此，所以梁先生那本譯本的成功，並不是偶然的一回事。

不過和「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」差不多同時出世的，還有一部偉大的著作，這就是我現在翻譯的「何侃生與倪珂蘭」(Song Story of Aucassen and Nicolette)。這兩大著作，簡直是中古時代萬般黑暗裏面的兩顆明星，它們的光焰，到現在還是照耀萬方。「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」，完全是兩個愛人熱情的流露，是一部充實着個性的著作。「何侃生與倪珂蘭」，

却是一部代表時代的作品，它那種一半歌詞一半敘述的格式，完全是當時文藝界普遍的產物。我們依據這兩部書，可以很清楚地把一個中古時代，分成兩方面看，一方面是個縱剖面，代表個性的發展，一方面是個橫剖面，代表時代的趨勢。所以這兩部書，是互相依附，互相解釋，缺一不可的。

可是這兩部書在世界文壇上的價值，還不止這麼一點。我們知道，歷史家把中古時代叫做黑暗時期，本來有些武斷；因為當時政治雖然紊亂，社會雖然騷動，人民雖然困苦，可是在這些黑暗現象的背面，却依然有一種文藝的思潮，在那裏伏流着。這好比風狂雨暴的時候，天空中雖然黑雲層層地密佈，可是在黑雲的背面，日光却依然不斷地照耀。「阿伯拉與哀綠

綺思的情書」和「何侃生與倪珂蘭」，便是這種文藝思潮的伏流的結晶。

後來那個黑暗的面幕慢慢地揭開，光芒萬道的文藝復興，便露出真面目來了。所以這兩部書，簡直是文藝復興的先聲，近代思潮的種子。

(一)

英國大批評家丕德 (Walter Pater)，在他有名的「文藝復興論文集」(Renaissance) 中間，討論到「阿伯拉與哀綠綺思」和「何侃生與倪珂蘭」，曾經這樣地說過：

「……文藝復興這一個名詞，不但是像普通的意識，用來表示十五世紀的那個古學的復活；它簡直代表一個整個的複雜的運動，在這個運動裏面，古學的復活，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原素和徵象罷了。從我

們的目光看來，文藝復興，是一個多方面而又和諧的運動，一切理智和想像的事物的愛好，和用最自由最簡明的方法來表現人生的願望，都從這裏督促着人們去找尋那理智和想像的愉快，並且指導着人們在發見古代散失的材料以外，去追求那新思潮的尊貴，——有如新的經驗，新的詩意，和新的藝術的格式。這種特殊的心理，在十二世紀的終了和十三世紀的開始的時候，已經有相當的顯露。在各種稀有的圓滿的情形之下，我們從那些哥德式的建築裏面，傳奇式的戀愛裏面，普魯望斯的詩情裏面，到處都可以看到一種中古時代粗暴的潛力，化成無限的溫柔；而且對於這種溫柔的嘗味，就在那兒變成古學復活的種子，從此以後，人們便進一步去追求那希臘時代完美的溫柔

的泉源。就這樣地從一個悠遠的眞眞黑暗時期，——在那個時期，上面所說的那種現象，完全破壞，一切理智和想像的愉快的泉源，實際上都埋沒個淨盡，——爆發出眞眞的文藝復興，一種復活的運動。」這一段又精警又確當的批評，已經把兩部書在文壇上的地位，說得十分透澈。我們就根據這個批評來觀察，覺得這兩部書，簡直有些超時代性。

它們那種愛情的描繪，早已替近代許多關於戀愛的著作，深深地下了一個種子。什麼靈肉衝突，什麼世紀痼疾，在後來文壇上鬧得應天般響的，都從這兩部書裏面胚胎出來。所以像阿伯拉那樣謹嚴的學者，居然能夠打破理智的制裁；去和哀綠綺思實行戀愛；像何侃生那樣忠實的武士，居然能夠跳出宗教的束縛，去和倪珂蘭實行結合。我們站在現代的立點觀來，似

乎不覺得這類事情有什麼可以贊美的地方；但是只要翻開一部中古歷史，看到那種炙手可熱的教會勢力，驕氣逼人的武士精神，在這樣的環境裏面，居然發生那種大無畏的行動，誰都免不了要咏嘆它們的偉大吧。

「時代總是相同，可是天才常是高出於時代之上，」詩人勃萊克(William Blake)曾經這樣的說過。像這兩部書的作者，雖然不能確定他們是天才一流的人物，可是那種超時代的精神，至少引起我們相當的欽仰。他們生長在一個「信仰的時代」，偏偏要求思想的解放。他們引導着人們去實行美的欣賞，和肉的崇拜。結果作者的政策成功了，作者的目的達到了，時代從黑暗走進了光明，人們從奴隸變成了自由。從這點看來，中古末年撥開雲霧見青天的功勞，不在但丁的「神曲」(Dante's Divine Comedy)，而